何培元紅色珍藏在港展出

織錦畫《毛主席去安源》最矚目

【本報訊】**記者洪捷報道：**「文革」期間，許多產品都具有紅光亮的風格，時至今日，這些革命題材的物品，則化身而成懷舊時尚或潮流型格的代表，繼續受到追捧。今個十一黃金周，本港的商場順應這紅色浪潮，舉行「建國61周年紅色偉人珍藏展」，展出約三百件充滿革命色彩的工藝及日用收藏品，讓市民及遊客，了解更多祖國的歷史。

提供展品的是來自湖北荆州的收藏家何培元，他花了二十多年時間，收藏了三萬多件紅色經典藏品。他表示，這些藏品既可增值，通過收集、整理、研討，又可以教育八十後、九十後等下一代，認識建國前後政治、歷史的情況。他常在大學舉辦展覽，通過文物作愛國教育。

經五十道工序才完成

何培元這次帶來的藏品中，最矚目的是織錦畫《毛主席去安源》。他介紹說，這幅織錦畫要經過五十道工序才能完成，先用機織蠶絲，再於布上刺繡而成，每天只能織三厘米，「這幅織錦畫是根據油畫《毛主席去安源》而織製，高二百二十厘米，闊一百五十四厘米，當時只有省軍區的單位才有資格掛起來，另外則是贈送給外國友人的禮物。製作織錦的工廠，當時稱爲杭州東方紅織錦廠，其實是百年老廠。」同樣的織錦畫在一九九二年北京一個拍賣上曾以十五萬美元成交。

另一幅大型繡品《毛主席軍裝繡》，也是根據一幅油畫而於一九六九年繡製，在布本上繡了毛主席軍裝像及武漢長江大橋，還有一句「萬里長江起宏圖」題字。何培元問過油畫的原作者，知道當時只繡製了一幅繡畫，完成後張掛於一個縣的革命委員會內。

現場還有一幅長達十九點七六米的《毛澤東同志》剪紙畫，剪了八十三幅毛主席頭像。何培元說，這是紀念毛主席一百歲誕辰時創作的，只有兩套相同的作品。八十三幅毛主席頭像，代表毛主席享年八十三歲，十九點七六米長，代表毛主席於一九七六年去世。

淘寶逾二十年知真假

現場的展品非常豐富，還有六、七十年代的陶瓷用品。何培元說，他「淘寶」的方式是全國各地的古董市場、地攤、拍賣會及網站，由於有二十多年經驗，一看便知真與假。他隨手拿起一個杯子，便說：「當時的瓷質比較粗樸，但杯上的畫作則是手繪的，畫工精巧，而且所畫的人物精神面貌，是現在的人未必能學到的，而當時的瓷器製品，只有湖南、景德鎮等幾個官窰製作，而現在的仿冒品，一般是用電腦繪圖及貼花製成。」

除了陶瓷用品，還有領導人雕像、收音機、鏡子、紅皮書、證書、油燈及相片等。何培元希望有機會成立一間展覽館，展出他的收藏。他表示，如果香港人有興趣爲他的藏品開設展覽館，他也非常歡迎。

「建國61周年紅色偉人珍藏展」即日至十月一日在新太陽廣場展出，十月二日至七日移師往大埔超級城，十月八日至十七日則會於元朗廣場展出。

◀《毛主席軍裝繡》以武漢長江大橋為背景 本報攝

▶何培元身邊這幅《毛主席去安源》織錦畫，當時只有省級軍政單位才有資格張掛 本報攝

▶芭蕾舞《紅色娘子軍》陶瓷像 本報攝

◀天安門太陽升為題材的罎子。何培元說，是當年結婚時用作擺放雞蛋、糖果或茶葉的器皿 本報攝

▲六、七十年代台式鬧鐘，鐘面以樣板戲《紅燈記》鐵梅的劇照裝飾 本報攝

譚盾新作上海首演

▲譚盾（中）在發布會上談水樂堂創作理念 本報攝

【本報訊】**記者張帆報道：**由譚盾創作、歷時三年在上海青浦朱家角建造的水樂堂落成，而特別爲水樂堂策劃、製作的建築音樂演出「水樂堂・天頂上的一滴水」九月二十八日在上海首演，這也是身爲中國上海國際藝術節顧問的譚盾爲第十二屆上海國際藝術節開幕而獻上的最新力作。

「水樂堂・天頂上的一滴水」既是一場行爲音樂、行爲藝術的演出，也是視聽藝術與弦樂四重奏、琵琶、女聲和六人打擊水樂的一個精彩現代音樂組合。譚盾在日前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介紹，近幾日來，他和他的團隊一直在朱家角水鄉排練。

將建築作爲樂器並非譚盾首創，他指出，其實十九世紀以來，世界幾乎所有的音樂廳都是按照大提琴或小提琴的共鳴原理來建造的，這一理念至今影響着我們。而他想要做的，就是尋求突破，把更多的建築用於音樂創作。是次演出的場地水樂堂由日本磯崎新工作室與譚盾共同設計建造，它確立了一個全新的建築音樂觀念：從建築上把德國的「Bauhaus」建築理念和譚盾獨創的「Minhaus」建築理念結合起來。「Bauhaus」是以工業廢墟，廢舊工廠改造爲特點，「Minhaus」則以江南老房子改造以及明代家具的極簡主義爲特色。水樂堂是由古鎮老宅修整而成的新世紀多功能空間，它融合了環保的理念、水鄉的文化和天人合一的哲理，也成就了譚盾對音樂空間的一個夢想。

「水樂堂・天頂上的一滴水」演出共分四場：第一場：禪聲與巴赫，以河水的聲音與視覺爲主；第二場：水搖滾；第三場：弦樂四重奏與琵琶；第四場：四季禪歌。

譚盾表示，這一創意演出除了本月二十八日爲參加藝術節的各國貴賓試演，次日將正式對外公演，並在國慶黃金周前後演出約二十場。他的理想是至少演出二百至三百場。

港台辦紀念陳浩才音樂會

【本報訊】香港管弦樂團與香港電台第四台將合辦「醉人音樂半世紀」音樂會，以一系列陳浩才生前最愛音樂金曲向他致敬，彰顯他對古典音樂及教育之貢獻。

資深音樂節目主持人陳浩才自幼酷愛音樂，曾擔任中學音樂教師，因偶然機遇投身古典音樂推廣工作。一九六〇年起應邀擔任香港電台《醉人音樂》節目主持；創辦本港首本音樂與音響的綜合月刊《音樂生活》及影音雜誌《音響技術》。一九六九年參與組織香港兒童合唱團，歷任董事會主席。

「醉人音樂半世紀」音樂會將於十月十五日（星期五）晚上八時及十月十七日（星期日）下午三時在香港文化中心音樂廳舉行。門票現於城市電腦售票網公開發售。

救生艇的故事

笑語風雲

雲家洛

故事是這樣的，大船撞冰山沉沒了，你獲救，坐在可容納三十人的救生艇，但艇上只有十五人，每位逃出生天的乘客都分得雙倍糧水，救急物資中，還有鵝肝醬和紅酒。救援船相信幾小時後就到，你很安心。大家在救生艇上品嘗鵝肝醬時，突然記起，不遠處有兩位乘客，還在海中載浮載沉，他們在呼叫求救，已經大半小時。

救生艇上的人，無動於衷。甲說：「糧水是屬於我們的，爲何要分給別人？」乙則認爲：「我們雖然有充裕的食物，但留給自己，積穀防飢很應該，我們怎知救援船一定到？」丙則堅定地說：「他們的不幸，非我們造成。他們如果死了，也完全與我們無關。」你覺得這幫人很過分嗎？想一想，你可能是救生艇上冷血獲救者的一分子。

這個「救生艇的故事」，常被用作比喻當今富國窮國的關係。我們生在同一個地球，也是同一艘沉船的乘客，請自己對號入座，就明白所謂何事。

也許你會覺得比喻不倫，我們現在擁有的財富，是自己努力得來的，不能等同救生艇上公用的物資；窮國與窮人們有今天，是因爲自己懶惰，不思進取，與人無尤。真的嗎？如果你不是生在香港，而是生在海地太子港，同樣努力，會否得到同樣回報？如果你不幸墮落怒海中，奮力自救而不可得，你會否認爲這是自己的錯？

人生卜卜脆

南墻集

阿 濃

有一句帶點市井味的廣東話叫：「十八歲，卜卜脆。」

形容女子青春少艾，像新鮮水果（例如葡萄）的飽滿多汁。比喻生動貼切，又押韻，因此頗爲流行。

有人認爲這句話來自許冠傑的歌《有酒今朝醉》，很可能。這首歌裡面的確有「卜卜脆」，但整句是：「買包花生卜卜脆。」歌裡面也有「十八歲」，整句卻是：「行年十八歲，懶風趣。」是這首歌的聽衆，巧妙地把兩句拼湊成廣東話中的新方諺。卜卜脆的年紀也愛吃卜卜脆的零食，進戲院喜歡帶包薯片、蝦片，或者在戲院大堂買包爆穀。

時光如流，從十八到八十也是轉瞬間事。這時候皮膚鬆弛，膚色黯淡，全身沒有一處有彈性的地方，就像鬆脆的克力架轉了潮，再談不上一個「脆」字，包括聲音，不再清脆得像出谷黃鶯，而是低沉嘶啞。

人到八十，卻也有「脆」，一是牙齒脆。有老人家在吃脆花生時，僅存的牙齒中的一顆也應聲而碎。硬的不能吃，韌的老的也咬不動。他們會隨身帶一把小剪刀，剪碎了吃。二是骨脆，隨着年紀增長，尤其是女性，很容易有骨質疏鬆的毛病，不但一跌便斷，甚至稍一用力，也會應聲而斷。眞是「十八歲，皮膚脆卜卜；八十歲，骨頭卜卜脆。」

渡邊淳一的《復樂園》

紐約抒懷

王 渝

日本當代名作家渡邊淳一在《復樂園》中，通過情節趣致的故事，描繪出老年人掙脫社會習俗加諸身上的束縛，回歸到生命的原點，重新點燃起內心對生活的愛慾。賢妻型的東山夫人，丈夫退休後，她也要求退休——從家務事中退休。她下定決心要爲自己好好活，她搬出獨居，從此擁有自己的天地。如此壯舉，在女讀者中定能引起共鳴——要把自己當回事。

一般日本人，年過七十很少手牽手走路。我們中國人也這樣。所以有人說：同桌默默吃飯的男女二人，必然是老夫老妻。相對無言體現出日子越過越無味。角川夫婦不是這樣。他們散步牽着手，小別見面則互吻臉頰或擁抱。他們身體健康，顯得年輕，因爲日子過得快樂。渡邊認爲這類親暱的動作，不僅促進心靈交流，也促進血液循環有益健康。他說年齡越大的人越需要身體的接觸。書中諄諄告誡老年人不可鬆懈過日子，那樣肯定很快衰老。甚至說讓老年什麼不管什麼不做地安安靜靜過日子，是一種「溫柔殺人」。渡邊的作品在國內很風行，譯作已有《女人這東西》、《失樂園》、《男人這東西》、《復樂園》、《復樂園》等等。譯者竺家榮譯筆流暢優美，他在譯後記中說，希望渡邊的情愛小說能夠給中國讀者帶來美的享受和柔軟的思維方式以及對生活的激情。

無妄之災

采蘋

舒 非

臉頰上長了個小粉瘤。最初見到，有點害怕。不管如何，身上長粒東西總是怕的。跟同事吃飯，她說認識一位皮膚科醫生，讓我去看看。醫生的確不錯，說你這是粉瘤，不用怕。手術可做可不做，因不會怎麼長大。既然不是壞東西，我就放心了。愛漂亮的女朋友對我說，有這樣東西，還是割掉好些，有礙觀瞻嘛。我卻拖了再拖。結果，有天早上醒來，那東西腫起來，趕快去看醫生，那醫生說是感染發炎，給了抗生素。可是，吃下去沒好，腫得像鴿子蛋。再看醫生時，他打了麻藥，在診所裡放掉了一大堆膿血。

以爲這麼件小事，應該很快就好了，哪裡想到，兩個多星期，就是好不了。隔天去診所洗傷口，醫生都說還有膿水，傷口不能開放。洗完傷口，又把它用紗布封起來。

貼着塊紗布，自然很難看。還有，洗臉不方便，洗頭更加不便。每天盼望不用再封紗布，盼望了兩個多星期了，還是不行。日有所思，夜就有所夢——夢見自己的左臉，黑了一大片。驚醒過來，再也睡不着。

中秋佳節，颱風襲港，沒有月亮可賞，臉上又貼大塊紗布，眞是沮喪。

一再追問醫生，何時能好，他就是答不上。忍無可忍，只好讓他寫封轉介信，另找高明。重新寄望趕快好起來。很小的事，以爲沒問題，卻不那麼簡單，世事難料。

色謊言

生命特寫

葉特生

說謊，對大多數人來說，有如喝水那麼頻密，一天不知多少次，沒什麼大不了，也不認爲是什麼罪。有人突然發現患癌，通常錯愕於爲何偏偏選中我？我又沒犯過什麼罪？眞的沒犯過罪嗎？不！只是認爲罪不至死而已。

我們發覺孩子撒謊，或者發現老公婚外情騙自己，氣得要命。有什麼好氣？

現實生活中，誰不撒謊？孩子只是早一點進入成人世界，老公只是在天天說愛你之餘再加一個謊而已，犯得着那麼生氣嗎？

對於說謊，我們的眞正態度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我說謊可以，你說謊就是魔鬼撒旦。我們看不見自己的眞面目，總以爲自己的說謊可以原諒，因爲不過是白色謊言，後面的本心是好的。譬如對長得醜的人說她漂亮，過胖的人說她不算胖，目的是讓對方自我感覺良好，也使自己在人心目中留下好印象。而在背後，對那又胖又醜的女人，盡情嘲笑。我們一口兩舌，卻絲毫看不見自己的醜惡。我們以爲自己的本心是好的，其實是不懷好意，只是不想得罪人，尤其那人是你的老闆。我們不存好心，還以詐術待人，爲自己多於爲別人。還辯解說爲了不想對方難過。

於是養成習慣：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油嘴滑舌，像毒蛇搖來擺去，對這些人，一般的評語是：有社交能力，靈活，有人緣，是公關人才。

除了職場的專業人，連家庭主婦，也用這套表裡不一來持家，所謂「好女兩邊盡量說好話，本心都是好的，委屈吞在肚裡。

吞得下，還好，但如果怨毒累積到臨界點，一旦爆炸，必定無可收拾。又或者十年新抱熬成婆，到有一天，白燕變成黃曼梨，把積聚幾十年的怨毒，發泄在另一個弱者身上。說謊引發的罪惡，一大堆，這一切都從白色謊言開始。劉備教兒子：勿以惡小而爲之。什麼小惡？我認爲白色謊言排第一位。

關藝術

傳媒按摩

黃子程

過去的公關專家，職在爲公司「補鑊」——危機善後工作；今天的公關專家，已進而講求如何把事情做好——完美地辦妥任務（Task）。我們的每周「爲食隊」，有公關專家，愛在享受美食時大發高論。他認爲今日的公關藝術，再不能單靠「製造言論」或「轉移視線」去面對機構的危機，像八達通近日轉賣客戶資料，其CEO只會一口否認，最後不認不認還須認，可見從公司的危機一開始出現的時候，他們已經遠遠脫離了現代公關藝術的要求，成爲最落後最無知的危機處理者，最終以一敗塗地收場。

公關藝術，今之專家認爲問責非常重要，負責任是大公司最大的聲譽，絲毫不能有損，危機發生了，一間公司最差的做法莫如互相推卸責任，因爲日後還有誰願意相信他們公開的解說？

第二，透明度也是公關藝術重要的一環。事件暴露，群衆有目共睹，此際還要竭力隱藏，那就不智了。提高公司的透明度，自可加強他日對公司的信心與歸屬感。第三，社會氣候和政治氣候，也不能不多加注目，像社會今日環保意識抬頭，任何人也不可以掉以輕心，更不能視若無睹。政治氣候一樣，在某種政治氣氛下，公司硬要衝破大氣候，或者在政治敏感度特大的時刻，堅持無視政治的影響，都屬逆公關藝術之路而行，有害無益。

學生開支

東風西風

關 平

香港傳媒很喜歡拿學校教科書價錢作文章。每年暑假開始，大家便拿各學校的書單來比較，抨擊書單價高的學校不當，指摘教科書出版奸商牟取暴利。

有沒有傳媒拿學生的整體開支比較，看看哪一個環節的費用較多，教科書佔學生的整體開支幾多個百分點？

剛在網上讀到一則小學生開支的估計，雖然學費全免，學生每個月的補習費是一千元，校巴費五百元。所謂補習費，是放學後把學生送往補習學校做功課，做完交補習學校老師核對無誤才回家。

算一年上課十個月，補習費合共一萬元，校車費共五千元，合起來已經是一萬五千元了，還未計算送孩子去補習學校的來回車費。

幼稚園呢，一般學費是每月三到五千元不等，未計茶點費，而且只是半天上課，再加上校車費，一年要花四到六萬元了。

這些開支比較每年二千到四千元的書簿費，後者佔的倒是小數額，奇怪爲何傳媒的矛頭偏要指向教科書，難道書商和作者不用吃飯生活嗎？

願意每個月交三、五千元學費，送孩子上幼稚園的家長是大多數，我總不明白政府爲何推行免費中小學教育，家長負擔得起，也願意付，讓學校得到更多資源，不更皆大歡喜？

為名不為利

雅俗坊

姍 而

一不爲名二不爲利，今天寫作人都練得清高了。其實個個銅臭味未絕，只是不得不向現實低頭。

除兒童文學和流行文學，走純文學或說純文學創作手法的，書寫成後大都面臨出版尷尬。有些有名氣的作家，以往出版社多是上門約稿，現在自己拿着書稿找上門，也常遭冷遇。也難怪，編輯要吃飯，出版社要生存，賺錢是首要的，書的價值沒多少人在乎。

在內地出書，先要花二萬多買書號（ISBN），再加各種名目的費用，二三百頁純文字書，沒有四五萬錢下不來。若有點相片或要求用輕型紙如蒙肯，價碼立刻就提到八九萬了。出版社也只負責提供五百冊的書，不負責銷售（銷售有可能賠，不賣反而穩賺多少）。作者貼錢出的書，拿不到一個子兒的稿酬，只能送送親友。這種不正常的出版現狀，令不少好作家創作意興闌珊，垃圾文化盛行。

香港的出版社好一點，因爲書號不允出賣。只有極少數出版社讓作者保存了一點顏面，按正常運作出書。有的出版社與作者的合作方式條件苛刻，只給作者二三百冊讓自行處埋，其餘事如稿酬與作者無關。作者嘔心瀝血，最後落得屈辱之約，斯文掃地。但還可以怎樣？也只能接受，否則書稿就是一堆廢紙。如此之後，作者只好找個台階下下，把寫書看作是寫着高興，自己玩玩。這不就是一不爲名二不爲利了嗎？